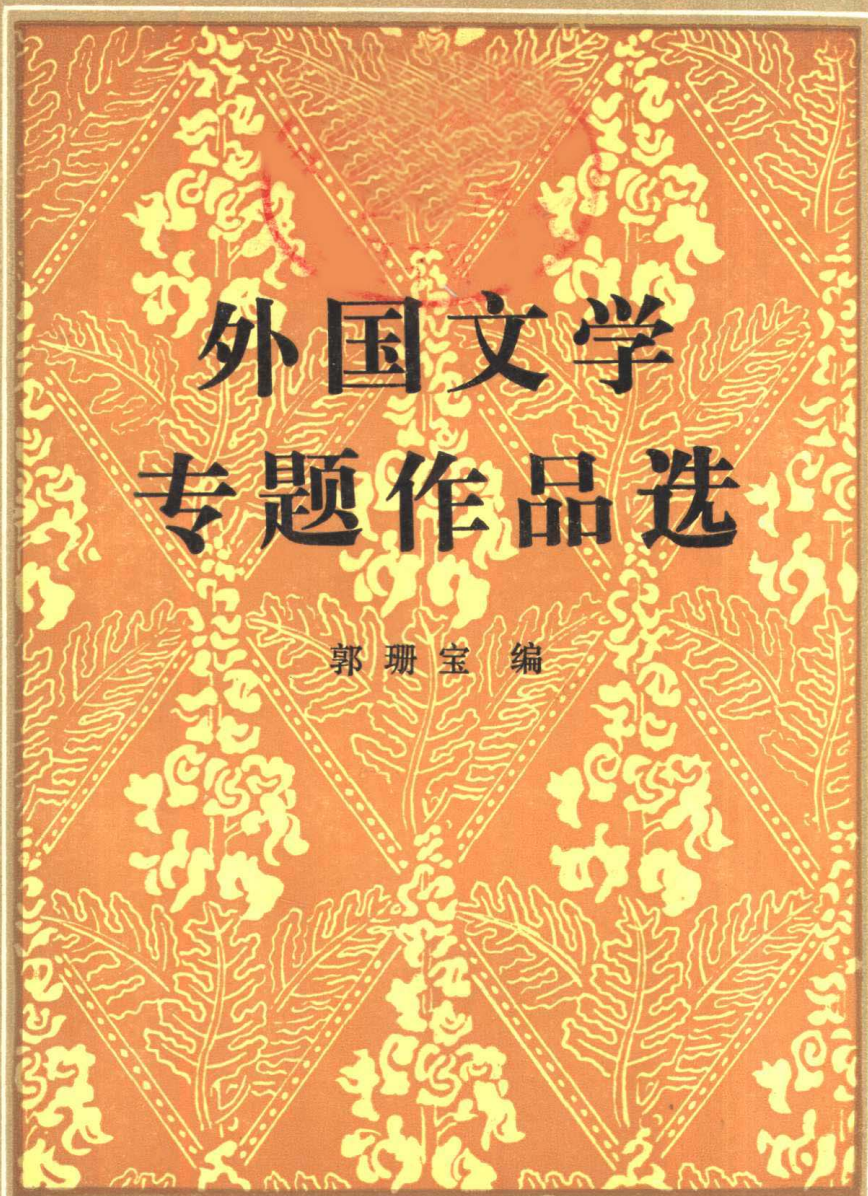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 专题作品选

郭珊宝 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专题作品选

郭珊宝 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专题作品选

郭 珊 宝 编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千字 303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0

书号 10300·20 定价 1.60元

编 选 说 明

一、本书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选修课基本教材，是为配合《外国文学专题选讲》（北大出版社）的学习而编选的。

二、本书主要选译西方、美国、苏联、日本、等拉美国某些著名的现、当代作品及古典名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

三、本书选编范围主要限于本世纪以来有影响的几个文学流派：现实主义、后期象征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意象派、荒诞派、表现主义、“迷惘的一代”、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的代表作品。还选了部分属于广义现代派而不属于哪个特殊流派且影响又较大的作品。

四、本书所选篇章多为学生所必读，有些讲课中提到的重要作品因影视资料较多（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或因尚属“内部出版”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故未被选入。有些作家的代表作篇幅过长，因此没有收入，而代之以篇幅较短的其他作品，以备一格，尽量减少“作品选”的“零碎”之感。

五、本书选目以公认能反映各个流派特色的作品为主，侧重艺术特征，编排次序依据授课章节的先后。苏联部分则依作品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为便利学生了解作家及长篇作品的全貌，本书附有作家简介和作品情节梗概及注释。

六、本书不作文学流派特征的介绍以免与授课教材和录音讲稿重复。凡必修课的《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央电大出版社）已选的作品，即使本课涉及到了，也不复选编在本书中

(如《母亲》),有些作家简介,因上述必修课教材已介绍,故不重复编入。

七、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国籍在其一生中或有变化,在标明时一般以原籍为准。本书作家作品的名字,基本上按约定俗成的译音标出。

八、本书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分册)、《论当代苏联作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苏联文学词典》(江苏人民出版社),并得到主讲教师谭得伶、王忠祥、何乃英的指导和审阅,中央电大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审定和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选者

1986年12月初

目 录

曼斯菲尔德	《求职女》.....1
T·S·艾略特	《荒原》... ..19
瓦雷里	《海滨墓园》.....28
庞德	诗四首:.....40
叶芝	诗二首50
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53
普鲁斯特	《司旺的爱情》.....71
萨特	《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恭敬的妓女》.....83
加缪	《局外人》.....104
卡夫卡	《变形记》.....117
贝克特	《等待戈多》.....133
尤奈斯库	《秃头歌女》.....142
海明威	《永别了,武器》.....151
海勒	《第二十二条军规》.....161
冯尼格特	《这次我演什么角色》.....176
爱伦堡	《解冻》.....195
肖洛霍夫	《一个人的遭遇》.....207
索尔仁尼琴	《癌病房》.....219
瓦西里耶夫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288
艾特玛托夫	《白轮船》.....238
西蒙诺夫	《最后一个夏天》.....254
拉斯普京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266
特里丰诺夫	《滨河街公寓》、《交换》.....278

阿斯塔菲耶夫	《鱼王》.....	299
斯塔德纽克	《战争》.....	313
格拉宁	《一幅画》.....	324
邦达列夫	《选择》.....	333
川端康成	《雪国》.....	344
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358
莎士比亚	《麦克白》、十四行诗四首.....	372
巴尔扎克	《欧也妮·葛朗台》.....	384
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	397

曼斯菲尔徳

求 职 女

她多希望现在不是晚上。她可宁愿在白天旅行，白天要好得多呢。但是家庭教师事务所那位女士说了：“你最好搭一艘夜班船，然后，如果能乘上火车的女子车厢，这要比在一个外国旅馆睡觉安全得多。不要到这节车厢外去；也不要过道里乱走，如果要到哪儿去，你一定得锁上盥洗室的门。火车在早8点钟到慕尼黑，弗雷·阿狄特说：“到格鲁渥尔特旅馆只有几分钟的路，搬运工人就能带你到那儿去。我自己会在当天晚上6点到。这样，你就会在这次旅行之后，安静、舒适地休息一天，也可复习一下德文。当你要吃什么时，我劝你到最近的饮食店里去买几片面包和一些咖啡，你以前没出过国，是吗？”

“是的”。

“好。我总是告诉我那些女孩子们，最好开始不要相信什么人，怀疑他人险恶比相信人善良要安全些。这话听着很有点不友善，可是就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世界上女人哪，难道不是吗？”

在妇女船舱里，她一直是很愉快的，女侍很殷勤地为她换零钱，又把一块毯子盖在她的脚上。她躺在那儿，看着其它的旅客：有的把帽子挂到坐垫的上头，有的脱下靴子和连衣裙，有的打开箱子整理那些神秘的小包包，还有的在躺下之前，把面纱系在头上。煞得、煞得，轮船持续地响着。女侍者拉下

绿窗帘儿遮住阳光，然后靠炉子坐下了。她把一条长长的“毛活儿”放在膝上，准备编织。在她头顶的架子上，有一个水瓶，里面满满塞着一束花。女教师想，“我真喜欢旅游”，她微笑着，开始欣赏起汽船轻微晃动的劲儿来了。

船停了，她上了甲板，一手提衣箱，一手拿着小地毯和雨伞，一股生冷的风迎面吹来。她仰视着巨大的船，四处黑茫茫一片，向前一望，黑色的码头上，有几个陌生人正在候船，他们浑身都包裹起来抵御寒冷。她随着困倦的人群向前移动，除她以外，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去干什么。她感到害怕、茫然和恐惧。但愿当时是白天，但愿自己和那位妇女在一起——就是当她在女卧舱里梳头时，曾在镜子里向她微笑过的正梳头的那位妇女。

“车票。请出示车票。把车票准备好。”

她小心翼翼地掌握着高跟鞋的平衡，走上跳板。接着，一个戴黑皮帽子的男人走上来，用胳膊碰碰她。

“上哪儿去？小姐”。

这人讲英语，他一定是一个治安员或者工头，因为他戴的帽子很象。就在她没来得及答话时，那人已不由分说地拎起了她的衣箱。

“这边走”，他用粗暴和命令的语气喊着。用胳膊肘挤出一条路，急促地从人群中走过去。

“可是，我不要脚夫，真讨厌！我不要搬运工，我愿意自己拿。”

她只得跑步追上他。她气愤极了。只想从那男人手里抢下箱子。而那男人却毫不在乎，只是急急忙忙地穿过铁轨向又黑又长的站台冲去。

“这是个强盗！”她在银色的铁轨中间踩着煤渣追赶着。心

想，他肯定是一个强盗。啊！感谢上帝！在对面，有一辆写着“慕尼黑”的火车。这男人在这又大又亮的车厢旁边停了下来。“二等车厢吗？”他粗嗓在问。

“是，妇女车厢。”她已喘不上气了。但还是打开小钱包，准备找够零钱，拿给这个可怕的人。与此同时，男人把衣箱扔进一间空车厢的行李架上，这车厢的窗户上贴着“女士车厢”的牌子。她进了火车，递给他二十个生丁。^①

“就这么点钱吗？”这男人喊起来，先是生气地看着钱，接着就看着女孩。他把钱举到鼻子底下好象他一生里从没有见过这么少的钱。

“一法郎，你懂吗？是一法郎，那才是我要的价钱。”

一法郎？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独身在晚上旅行的女孩子，就打那样的主意，以为她会给他一个法郎？不！不！她紧紧抓住钱包，就是不看他，她看着对面墙上的圣·马罗的照片，几乎不去听他说什么，“啊，不！不！二十生丁，你弄错了，拿着，我要的是一法郎！”他跳上了火车的台阶，把钱扔到她身上。她怕得发抖，鼓起勇气，伸出一只冰冷的手拿了钱，把它牢牢地抓在手里。她说：“我不能再多给你了。”在一两分钟内，她感到，似乎他锐利的眼光已看穿了她。同时，这男人慢慢地点头，嘴咧着说：“很好！”然后耸耸肩，消失在黑暗中。

啊！可算解脱了！刚才多可怕呀。她站起来，看衣箱是否还安全在那儿，又在镜子里端详自己，只见面色十分苍白，眼睛又圆又大。她摘下面纱，解下绿披肩。“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有点儿感到那里面的样子比她内心更恐惧。

人们开始集中在月台上。一帮一伙儿地站在那里谈话，车站上的电灯发出奇怪的光亮，把他们的脸几乎染成绿色。一

个穿红衣服男孩推了一个大茶车上来，他身体靠在上面，一边吹口哨，一边拎着一块布抽打着他的靴子。一个穿黑衣服的妇女，抱着用来出租的枕头。她样子恍惚、朦胧，象一个摇晃要入睡的女人那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这一切多奇怪呀！”女教师想，“再说这又是半夜三更。”她在自己那个安全的角落里向外看，不再害怕了。此外她还为自己没给那一个法郎而感到骄傲。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当然，我能，主要的事情是不……。”

突然，从走廊那传来一阵脚步声和男人们的说话声，在一阵爆发性的太笑声里，说话的声音时断时续。他们走到她这来了，当这四个男人过去的时候，小教师又往她那个角落里移了移，透过窗子和门向外看。他们中的一个突然想出一个恶作剧，指指“女士车厢”的牌子，于是这四个人弯下腰来，为了看角落里的单身年轻妇女。哎呀？天哪！他们就在隔壁车厢，她听见他们在里面，乱哄哄地走来走去。突然周围静下来了。但是几乎是同时，一个又高又瘦的长小黑胡的男人推开了她的门，“小姐，愿意到我们这来聊聊吗？”他用法语说，这时其他几个人在他后面拥着，从他胳膊下，肩头上往里面看，她这时安然而笔挺地坐着。高个子的男人笑着说：“小姐，肯赏个脸吗？”一个男人再也沉不住气了，他用一种突爆的尖利的破裂声笑起来。“小姐是严肃的”。年轻人继续说，向她弯弯腰，同时向地上挥了一下帽子。于是她又是独自一人了。

“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知什么人喊着，在火车两侧旁边来回跑着。

“我希望现在不是晚间，我希望这个车厢里还有别的女伴。我多么害怕隔壁的男人再来。”小教师向外看着，发现她的搬运工又回来了——这人胳膊上挂满了行李包裹，朝她这节

车厢走过来——他要干什么？他的手指伸到“女士车厢”的牌子下，正好把它扯下来，而后站在一边看着她。这时一个披斗篷的老人爬上了这节车厢的高台阶。

“可是，这是女士车厢呀！”“不！小姐，你错了。不、不是的。”老头说。一声响亮的汽笛，火车开了，搬运工胜利地下去了。立刻，大大的泪珠充盈在她的眼里，睁着泪眼，她看见老人从脖子上解围巾，又摘了帽子，看来他很老，至少九十岁，他有一把白胡子，戴一付大金边眼镜，眼镜后有一双小黑眼睛，红润的面颊，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当他弯着腰用蹩脚的法语说话的时候，倒很招人喜欢。“小姐，我打扰你了吗？我把这些东西从行李架上都拿下来，再找一个车厢好吗？”什么，她难道能让这老人搬动所有这些沉重的东西，只因为她……。“不，这非常好，您一点儿也不打扰我。”

“啊，万分感谢。”他坐在对面，解开大衣扣，把它脱了下来。

火车似乎很愿意离开车站，急在黑暗中行驶着。女孩用手套在窗戶上擦了一块地方，但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棵树，象一把大扇子一样伸展开来；还有一簇灯火；又是一座山脉庞大而庄严的轮廓。隔壁车厢里，年轻人开始唱歌，他们扯着嗓子高声地一遍又一遍唱着同样的歌曲。

“假如我是独自一人，怎么也不敢睡觉。既不能把脚伸直休息一下，甚至摘了帽子都不可能。”这歌声在她心里造成一种恐惧，为了不使自己害怕，她把披肩下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她真的感到很高兴：有这位老人和她在节车厢里。当她凭感觉知道他没看自己时，就从披在脸前的长头发空隙间瞥了他一眼：他笔直笔直地坐着，挺着胸脯，下巴紧贴着胸前，两腿叠放在一起，正在读一张德文报纸。

这就是他用那么滑稽的方式讲法语的原因了。他是个德

国人。她估计他在军队里做什么工作，——也许曾经是个军官，当然不是现在。他现在是太不适合于干那种职业的老人了，看起来他多么干净利索。黑色的领带上别着一颗珍珠，一个深红色的宝石戒指戴在小手指上，一条白丝绸手绢的一头露在他夹克外衣的口袋外面。总之，他看起来的确是文雅的。大多数老人都那么丑陋，她受不了老人的苍老和羸弱，或者讨厌的咳嗽或别的什么事。要是没有那把胡子，一切就不同了。这老人的脸颊是那么红润，可是髭须却那么白。

放下德文报纸，老人愉快而友善地探着身子说：“小姐，你讲德语吗？”，“哦，讲一点儿，比法语讲得好一些。”年轻的教师说，一片深深的红晕慢慢扩散到她脸上，使她的蓝眼睛看起来几乎黑了。

“啊！好啊，”老人礼貌地鞠了下躬。“你愿意看杂志吗？”他从一小卷杂志上取下橡皮筋，然后递过来。

“太谢谢了。”她很爱看画报，但首先，她决定摘下帽子和手套。她站起来，解下褐色的草帽，整齐地放在衣箱旁边行李架上，又脱下褐色皮手套，紧紧卷起来，为了安全起见，把它们放在帽子里面。终于，坐下了，这时，她感到更舒服了，双脚交叉，膝盖上放着杂志，看了起来。

坐在另一边角落上的老人眼光慈爱地看着她光洁的小手翻着大白书页。当她发出那些长单词的音时，老人是那么和善、友好地看着她。她的头发在灯光下熠熠闪光。啊，一个女孩子，有这样一头使人联想到桔子、黄色花朵和香槟酒的头发是多么危险！甚至寒酸的黑衣服也掩不住她温柔的美丽。也许，这些就是老人在观察她时想到的吧。也许，老人面颊和嘴唇上的红色是由于生气引起的吧——这气愤就是：这么一个年轻、纤弱的女子不得不毫无保护地独自在夜间旅行。谁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在想，“是的，真是个悲剧，假如我恰好是这女孩的爷爷。”

“非常感谢，这画报很有趣。”她柔美地笑着，把杂志递过去。

“你的德语相当好”，老人说：“以前你一直在德国吗？肯定是吧。”

“不，这是第一次，”停顿了一下，她又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

“真的吗？我很惊奇！假如允许我说，你给我的印象，是习惯于经常旅行的。”

“啊，我在英格兰旅行的次数最多，还到苏格兰去过一次。”

“我也去过一次英格兰，可我不懂英语。”他举起一只手，摇着头，笑了。“不，对我这是太困难了，你好，这细（是）雷彻斯特广场吗？”

她也笑了，“外国人总是说……”

关于这个话题，他们继续了一会儿，“你将会喜欢慕尼黑的。”老人说：“慕尼黑是一个美好的城市，博物馆、绘画、漂亮的建筑和商店。电影院、戏院、餐厅，你什么都可以看到。在我一生中，已在欧洲旅游了许多次，但总是转回到慕尼黑，你也会喜欢那里的。”

“我不打算呆在慕尼黑”。年轻的女教师羞赧地补充说：“我已准备去做奥斯堡的一位医生的家庭教师。”

啊！是这样。他知道奥斯堡，奥斯堡，噢，不算美丽，一座资金雄厚的工业制造业城市。但是，如果德国对她是新鲜的，那么，他希望她会在那里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来。

“噢，我肯定会有的。”

“但是，在你去那之前，不去看看慕尼黑多遗憾，在你的途中，应该度一个小小的假期。”他笑了，“保留一些愉快的记忆。”

“我恐怕不能那样，”女孩儿说，并且摇摇头，突然间郑重而严肃了，“况且，如果一个人单独……”。

他完全明白了，便弯了下腰，也严肃了起来。之后，他们都沉默了。

火车继续喧闹着前进，迅速地越过小山，穿过峡谷。车厢里是温暖的。门打开又关上，传来人们的低语声。她望着窗上抽打着长长的雨鞭，啊，不要紧，这是车外边，况且还有雨伞。她叹了口气，松开双手又握上，睡着了。

“对不起，对不起。”车门打开了，把她吓了一跳，她醒了，“出什么事了”一些人进进出出地。老人在那个角落里坐着，比先前更笔直了。他的手放在大衣口袋里，皱着眉头，“哈哈……。”隔壁房里响着笑闹声。她还是半睡着，把手放在头上，确实这不是做梦。

“可怕。”老人嘟哝着，与其对她讲，更不如说对自己说，“多粗野的人，我真担心，他们这样闯进来打扰了你。”

“不，真的不会”。她大概全醒了，掏出银色表看时间，4点30分。一片冰冷的蓝光布满了窗户，她擦亮一块玻璃，能够看到明亮的田野，一簇簇的房舍，两边种着树的图画一般的道路，一线线河流，多美呀，美极了，异国风光，别有风味，甚至天上粉色的云彩看起来都是外国的。天气有点冷，但是因为她是那么高兴，就假装天气很冷，使劲儿搓手，浑身抖着，还把大衣领子拉了起来。

火车开始慢下来，发出长长的汽笛声。他们快要到达一座小城市了，高耸的楼房，粉红色和黄色的高大建筑一闪而

过，它们还沉睡在绿色的树丛后面。树木在兰色的雾气中，轻轻摇着，好象它们在踮起脚倾听什么。一栋房子的窗子被一位妇女打开了，她把一条红白相间的毯子晾在窗棂上，然后站在那儿观看火车。这是一位脸色白晰的黑头发妇人。在那栋沉睡着的房屋的窗口，相继出现许多妇女。又来了一群羊，牧羊人穿一件兰色短衫和一双尖木鞋，看「花」在火车站旁边。适合用在婚礼上的玫瑰花。白色和粉红色的天竺葵，在英国，专门插在玻璃瓶里。

火车越来越慢了。一个人拿个水罐在月台上洒水。哎……有个人跑过来，挥舞着手臂。一个高大肥胖的女人拿着一托盘草莓，穿过车站玻璃门，走过来了。啊，口渴，我非常渴。哎……那人又跑回去了。火车停了。

老人穿上大衣，站起来，冲她微笑，又嘟噜什么，她没听见。但当他就要离开车厢时，她回报以微笑。老人走了，年轻的教师在镜子里看看自己，摇晃了一下，以一种成年的能单身旅行的女子们（也就是没什么人告诉她该怎样，而她一切都料理得很好的女孩子）特有的谨慎、小心，轻轻拍拍自己。渴呀！太渴了！微风吹干了水份。她放下窗户，胖女人好象特意端着草莓从这儿经过举给她。“不，谢谢你”。年轻教师说，一面看着放在闪闪发亮的叶子上的大颗草莓，“多少钱？”胖女人要走的时候，她问道。“小姐，两马克零五十芬尼”。天哪，她离开窗子进来坐下，沉思了足有一分钟，“太贵了”。

“呕……”火车吼叫着，车头带动着车厢又出发了。她希望老人没被落在车下边。天哪，这已经是白天了，每样景物都显得那么可爱，如果她不觉得那么渴的话。老人在哪？呀！他在这儿。当他关上门的时候，她向着他微笑，好象他是一位老朋友，接着，他转过身来，从斗篷下面拿出了一篮子草莓。

“小姐是否肯赏光接受这……？”

“什么？为我！”她退缩着举起双手，好象他要把一只小野猫放在她膝盖上似的。

“当然是为你买的。”老人说：“二十年前，我还是敢吃草莓的。”“啊，非常感谢你。”她犹豫不定地说：“草莓挺不错的”。

“吃吧！快吃吧！”老人友好而快活地看着她说。

“您连一个也不要吗？”

“不！不吃！”

她的手胆怯地然而令人愉快又迷人地伸出来了。这些草莓又大、汁又多。她吃了两口，汁水就从手指上流下来，就在此时——她吃草莓时，第一次把这位老人想象成为一位老爷爷。他将是一位多么完美的爷爷呀！恰象书里面描写的那样。

太阳出来了，粉红的云彩——象草莓一样的云，被兰色的天空浸润了。老人说：“好吃吗？就象看上去那样好吃吗？”

当她吃完后，便感到和他认识已有许多年了。她告诉他关于弗雷*夫人，以及她怎么得到这个工作等，她问他是否知道哥鲁渥尔特旅馆，告诉他弗雷夫人要到晚上才能到达那旅馆。他听着、听着，直到他知道了关于她的那么多事情。然后，他没看着她，使手捋着他的褐色皮手套说：“今天你愿不愿意让我领你在慕尼黑观光一下，不看很多东西，也许只看一个画展和一所英国花园。如果你在旅馆里白白浪费一天，那是很有点遗憾的，也不太舒服，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只要一过中午或什么时候——你愿意的时间，随时可以回来，当然，这样你就会给一位老人带来很大的安慰和愉快。”

她刚刚说了“可以”。他就表示感谢，开始讲起他在土耳

* 弗雷·阿狄特是在目的地接待她的人。